

6元本 中华国学百部

史记·列传

【卷二】

〔汉〕司马迁·著 金源·编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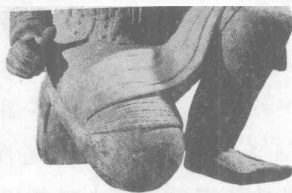


三秦出版社

「汉」司马迁·著 金源·编译

史记·列传

【卷二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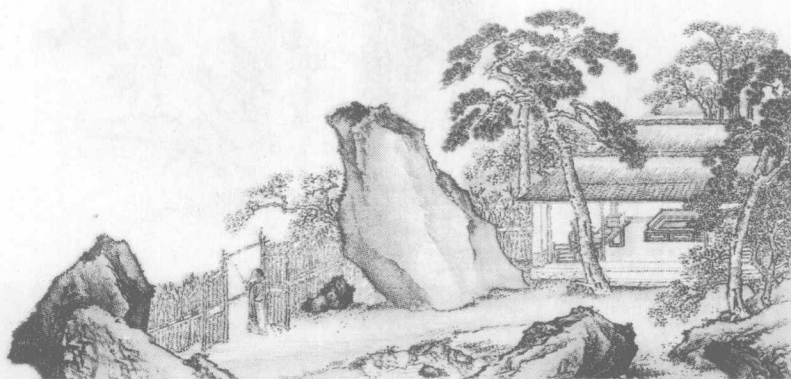


三秦出版社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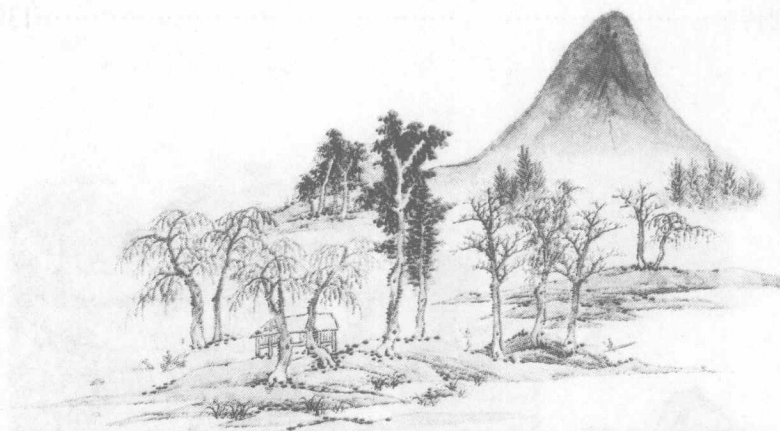
卷 一

伯夷列传·····	1
管晏列传·····	6
老子韩非列传·····	11
孙子吴起列传·····	22
伍子胥列传·····	35
商君列传·····	50
孟尝君列传·····	62
平原君列传·····	79
魏公子列传·····	86
春申君列传·····	98
乐毅列传·····	112
廉颇蔺相如列传·····	122
吕不韦列传·····	139



卷 二

刺客列传·····	148
淮阴侯列传·····	173
扁鹊列传·····	202
魏其武安侯列传·····	210
李将军列传·····	228
卫将军骠骑列传·····	242
汲黯列传·····	260
游侠列传·····	269
滑稽列传·····	278



刺客列傳

【原文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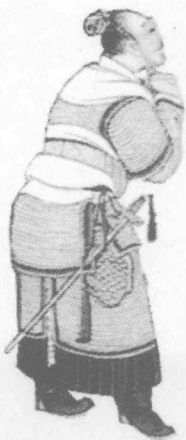
曹沫者，魯人也，以勇力事魯莊公。莊公好力。曹沫為魯將，與齊戰，三敗北。魯莊公懼，乃獻遂邑之地以和。猶復以為將。

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。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，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，桓公左右莫敢動，而問曰：“子將何欲？”曹沫曰：“齊強魯弱，而大國侵魯亦甚矣。今魯城壞即壓齊境，君其圖之。”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。既已言，曹沫投其匕首，下壇，北面就群臣之位，顏色不變，辭令如故。桓公怒，欲倍其約。管仲曰：“不可。夫貪小利以自快，棄信于諸侯，失天下之援，不如與之。”于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。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。

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。

【譯文】

曹沫，魯國人，因為勇猛有力氣，因而侍奉魯莊公。莊公喜歡有勇力的人，所以委派曹沫擔任大將，和齊國交戰，結果三次都以失敗告終。魯莊公畏懼，因此割讓上遂邑的土地，來跟齊國講和；但仍任用曹沫為大將。



齊桓公答應了和魯國在柯地聚會，訂立盟約。趁桓公與莊公在壇上訂立盟約時，曹沫卻拿着短劍威逼齊桓公。桓公左右的人，都不敢抗拒，問曹沫說：“你想怎麼樣？”曹沫說：“齊國強大，魯國弱小，以大欺小，也太过分了。現在魯國城牆一被攻破，就要兵臨齊國國界了，國君你也應該想一想呀！”桓公於是答應全部歸還在魯國所侵占的地方。話說出後，曹沫便放下短劍，走下盟壇，朝着北面，站在君臣的行列里，臉色不變，談吐像平時一樣。桓公非常惱怒，想要反

悔。管仲说：“这样做不妥。只贪些小利以使自己高兴，失信于诸侯，便会失去天下的援助，不如归还他们。”于是桓公终于照约定分割在鲁所侵占的地方，就是曹沫三次战败所失去的土地，全部还给鲁国。

其后过了一百六十七年，而吴国发生专诸的事迹。

【原文】

专诸者，吴堂邑人也。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，知专诸之能。伍子胥既见吴王僚，说以伐楚之利。吴公子光曰：“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，欲自为报私仇也，非能为吴。”吴王乃止。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，乃曰：“彼光将有内志，未可说以外事。”乃进专诸于公子光。

光之父曰吴王诸樊。诸樊弟三人：次曰余祭，次曰夷昧，次曰季子札。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，以次传三弟，欲卒致国于季子札。诸樊既死，传余祭。余祭死，传夷昧。夷昧死，当传季子札；季子札逃不肯立，吴人乃立夷昧之子僚为王。公子光曰：“使以兄弟次邪，季子当立；必以子乎，则光真适嗣，当立。”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。

【译文】

专诸是吴国堂邑人。当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吴国的时候，得知了专诸的才能。伍子胥拜见吴王僚以后，用伐楚的种种好处来游说吴王。吴公子光却向吴王说：“那伍员的父兄，都死在楚王手里。他劝您攻伐楚国，只是想为自己报仇而已，并非真为吴国的利益着想的。”吴王于是停止攻打楚国。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正想谋杀吴王，因此自言自语道：“那公子光呀，他将有弑君的企图，自然不能同他说对外大事的。”便推荐专诸给公子光。

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。诸樊有三个弟弟，大弟叫余祭，二弟叫夷昧，三弟叫季子札。诸樊知道季子札最为贤能，所以不扶立自己的儿子光，便依次传位给他的三个弟弟，想在最后把王位传给季子札。诸樊死了之后，便传位给余



祭。余祭死后，传位给夷昧。夷昧死后，应当传位给季子札，季子札却不肯即位而逃走了，吴国人便立夷昧的儿子僚为国君。公子光说：“要是以兄弟为顺序呢，季子应当即位；要是必定以儿子嗣位呢，那么光才是真正的继承人。”所以曾暗地里蓄养着谋臣，以谋求立为吴王。

【原文】

光既得专诸，善客待之。九年而楚平王死。春，吴王僚欲因楚丧，使其二弟公子盖余、属庸将兵围楚之濞；使延陵季子于晋，以观诸侯之变。楚发兵绝吴将盖余、属庸路，吴兵不得还。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：“此时不可失！不求何获？且光真王嗣，当立，季子虽来，不吾废也。”专诸曰：“王僚可杀也。母老子弱，而两弟将兵伐楚，楚绝其后。方今吴外困于楚，而内空无骨鲠之臣，是无如我何。”公子光顿首曰：“光之身，子之身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公子光得到专诸以后，对他以客礼相待。吴王僚九年，楚平王死了。第二年春天，吴王僚想乘楚国丧事的机会，派他两个弟弟公子盖余和公子属庸，率兵围攻楚国的濞地；又派延陵季子到晋国去，来观察诸侯国的动静。楚国出兵断绝吴将盖余、属庸的退路，吴国的兵马暂时不能撤退回国。就在这时候，公子光对专诸说：“这个时机万万不可失去，现在不求即位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况且光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，应当即位。季子即使以后回到国内来，他也不会废除我王位的。”专诸说：“王僚自然可以杀死。他母亲年迈，孩子幼小，两个弟弟又率兵伐楚，被楚军断了后路。现在吴国正是外面受困于楚国，而里面又空空如也，没有一个忠直的臣子，是没有办法奈何我们的。”公子光叩头说：“光的性命，就是您的性命。”

【原文】

四月丙子，光伏甲士于窟室中，而具酒请王僚。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，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。夹立侍，皆持长铍。酒既酣，公子光详为足疾，入

窟室中，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。既至王前，专诸擘鱼，因以匕首刺王僚，王僚立死。左右亦杀专诸。王人扰乱，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，尽灭之。遂自立为王，是为阖闾。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。

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。

【译文】

四月丙子这一天，公子光事先在地下室埋伏一些甲兵，备好酒宴请吴王僚来饮。吴王僚派他的兵士排成队伍，从宫里直到公子光的家中。所有门户阶沿左右各处，都是王僚自己的亲信随从，站在两旁拥护着，手里都拿着长铍。酒喝到尽兴时，公子光称脚痛，走到地下室里，叫专诸在炙鱼的腹里放着匕首，端上去献给吴王。走到王僚面前，专诸擘开鱼腹，就拿那柄匕首去刺杀王僚。王僚随即避命。左右武士也杀了专诸，一时王族的人，一片混乱。公子光出动他预先埋伏的甲兵，来攻击跟随王僚的部下，统统把他们杀死了。于是公子光自立为王，这就是阖闾。阖闾于是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。

其后过了七十余年，而晋国发生豫让刺杀赵襄子的事迹。

【原文】

豫让者，晋人也，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，而无所知名。去而事智伯，智伯甚尊宠之。及智伯伐赵襄子，赵襄子与韩、魏合谋灭智伯，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。赵襄子最怨智伯，漆其头以为饮器。豫让遁逃山中，曰：“嗟乎！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说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，我必为报仇而死，以报智伯，则吾魂魄不愧矣。”乃变名姓为刑人，入宫涂厕，中挟匕首，欲以刺襄子。襄子如厕，心动，执问涂厕之刑人，则豫让，内持刀兵，曰：“欲为智伯报仇！”左右欲诛之。襄子曰：“彼义人也，吾谨避之耳。且智伯亡无后，而其臣欲为报仇，此天下之贤人也。”卒释去之。

【译文】

豫让是晋国人，曾经先后臣事范氏和中行氏，但并没有什么名声。后来去投奔智伯，智伯很宠信他。由于智伯的贪婪而去攻伐赵襄子，赵襄子便与韩、魏联合起来，灭了智伯。灭了智伯之后，他们就三分智伯的土地。赵襄子最恨智伯，所以漆了智伯的头颅，当做酒器。豫让逃到山中，自声说道：“唉！士人当为知己的人献出生命，女人当为爱己的修饰容貌。现在智伯知遇我，我必须为他报仇而死，来报答他对我的厚爱。只有我死了，魂魄才可以不愧对他。”于是他便改换姓名，扮做一个犯罪受刑的奴隶，混进赵襄子宫里，在厕所中做涂饰粉刷的工作。身上暗藏着短剑，想乘机刺杀赵襄子。襄子到厕所来，突然心惊肉跳，就命甲兵搜索审问那涂饰厕所的奴隶，知道就是豫让，他身内藏着短剑，说要为智伯报仇。赵襄子左右的人都要杀他，襄子却说：“他是个有义气的人，我以后留意避开他就是了。况且智伯死了以后，没有后代，他的臣子想为他报仇，这是天下的贤能之士呀！”结果放他走了。



【原文】

居顷之，豫让又漆身为厉，吞炭为哑，使形状不可知，行乞于市，其妻不识也。行见其友，其友识之，曰：“汝非豫让邪？”曰：“我是也。”其友为泣曰：“以子之才，委质而臣事襄子，襄子必近幸子。近幸子，乃为所欲，顾不易邪？何乃残身苦形，欲以求报襄子，不亦难乎！”豫让曰：“既已委质臣事人，而求杀之，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。且吾所为者极难耳！然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过了不久，豫让又自残身体，在身上涂漆使身体长满恶疮，吞炭使声音变成沙哑，使自己毁容让人认不出来。他在市上行走求乞，连他的妻子也不认识他了。走去见他友人，他友人辨认出是他，说：“你不是豫让吗？”豫让说：“我是。”他友人为他流泪说：“以你的才能，委身去侍奉襄子为臣，襄子必会亲近宠信你的。到那时，你便达成心愿，这样不更容易吗？为什么定要残害身体，自我毁容？像这样想去报复襄子，不是很困难吗？”豫让说：“既然已经委身

事人，还想杀他，这便是存了不忠之心来侍奉他的君王。我这样做虽然很麻烦，但是所以要这样做的原因，就是要使天下后世的做人臣子、却存着不忠之心去侍奉他君王的人，感到这是可耻的呀！”

【原文】

既去，顷之，襄子当出，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。襄子至桥，马惊，襄子曰：“此必是豫让也。”使人问之，果豫让也。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：“子不尝事范、中行氏乎？智伯尽灭之，而子不为报仇，而反委质臣于智伯。智伯亦已死矣，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？”豫让曰：“臣事范、中行氏，范、中行氏皆众人遇我，我故众人报之。至于智伯，国士遇我，我故国士报之。”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：“嗟乎豫子！子之为智伯，名既成矣，而寡人赦子，亦已足矣。子其自为计，寡人不复释子！”使兵围之。豫让曰：“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，而忠臣有死名之义，前君已宽赦臣，天下莫不称君之贤。今日之事，臣固伏诛，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，以致报仇之意，则虽死不恨。非所敢望也，敢布腹心！”于是襄子大义之，乃使使持衣与豫让。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，曰：“吾可以下报智伯矣！”遂伏剑自杀。死之日，赵国志士闻之，皆为涕泣。

其后四十余年而辄有聂政之事。

【译文】

他走了之后，没有多久，襄子准备外出，豫让便隐藏在他所必当经过的桥下。襄子到了桥边，他骑的马忽然惊跳起来。襄子说：“这必定是豫让想刺杀我。”便让人搜查，果然是豫让。于是襄子就责备豫让说：“你不是曾经臣事过范氏和中行氏吗？智伯把他们消灭了，但你并不为他们报仇，反而委身效忠智伯为臣。现在智伯也已死了，你为什么偏偏要替他这样屡次报仇呢？”豫让说：“我侍奉范氏和中行氏，范氏和中行氏都以普通人对待我，我因此仅像普通人一般报答他们。至于智伯，他以国士待我，我因此要像国士那样来报答



他。”襄子不觉长叹一声，流下同情的泪说：“唉！豫子，你为智伯的事尽忠，已经成名了；而我对你的饶恕，也已仁至义尽，现在该有个了结了，我不能再放你了。”便命卫士围住豫让。豫让说：“我听说贤明的君王，不掩盖人家的美德；而忠心的臣子，有为名节捐躯的道理。从前您已宽恕放过了我，天下的人无不称颂您的贤德，今天的事情，我自应伏罪受诛，但还希望求得您衣服，让我砍它几刀，来聊且表示我替智伯报仇的意愿，如此虽死也不觉遗憾了。这不是我所能希望得到的，只是我斗胆说出衷心的的话。”于是襄子深深地被豫让的义气所感动，便派人拿衣服递给豫让。豫让拔剑跳了三下来击刺它，说：“我可以报答智伯于地下了。”于是横剑自杀。死的那天，赵国志士听到这个消息，都为他流泪哭泣。

其后过了十余年，而軹县发生聂政的事变。

【原文】

聂政者，軹深井里人也。杀人避仇，与母、姊如齐，以屠为事。

久之，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，与韩相侠累有却。严仲子恐诛，亡去，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。至齐，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，避仇隐于屠者之间。严仲子至门请，数反，然后具酒自畅聂政母前。酒酣，严仲子奉黄金百镒，前为聂政母寿。聂政惊怪其厚，固谢严仲子。严仲子固进，而聂政谢曰：“臣幸有老母，家贫，客游以为狗屠，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。亲供养备，不敢当仲子之赐。”严仲子辟人，因为聂政言曰：“臣有仇，而行游诸侯众矣；然至齐，窃闻足下义甚高，故进百金者，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，得以交足下之驩，岂敢以有求望邪！”聂政曰：“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，徒幸以养老母；老母在，政身未敢以许人也。”严仲子固让，聂政竟不肯受也。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。

【译文】

聂政是轵县深井里人，因杀人而与母亲、姐姐一起逃到齐国来，以屠宰为职业。

过了好久，濮阳严仲子侍奉韩哀侯为臣，因与韩国宰相侠累之间有怨仇，严仲子怕侠累杀他，便逃出韩国游历各国，并且访求能够替他报复侠累仇恨的人。到了齐国，齐国有人告诉他，说聂政是个勇敢之士，逃避仇人，隐藏在这里以屠宰为生。严仲子到聂家来登门求见，经过好几次的往返，然后他备了酒食，亲自送到聂政母亲面前。等到大家喝到尽兴时，严仲子又捧出黄金一百镒，为聂政的母亲祝寿。

聂政惊怪他送这份厚礼，便再三向严仲子辞谢。严仲子仍然坚持要送。聂政辞谢说：“我因为有老母在，家境又贫，所以客居他乡，以屠狗为生，来奉养老母。现在我已足够供养母亲，实在不敢再受仲子的馈赠。”严仲子避开旁人，对聂政说道：“我有仇待报，游历诸侯各国已很多年了。这次来到齐国，私下听说足下义气很高，所以送上这百镒黄金，预备用作令堂粗饭的费用，能够来跟足下交个朋友，难道还敢有别的请求和希望吗？”聂政说：“我所以降低志向，污辱身份，在市井里做个屠夫，只是希望借此来奉养我的老母。老母在世，我的生命不敢以身相许答应别人。”严仲子仍旧再三谦让，聂政终究不肯接受。不过严仲子最后仍然尽了宾主的礼仪才离开。



【原文】

久之，聂政母死。既已葬，除服，聂政曰：“嗟乎！政乃市井之人，鼓刀以屠；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，不远千里，枉车骑而交臣。臣之所以待之，至浅鲜矣，未有大功可以称者，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，我虽不受，然是者徒深知政也。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，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！且前日要政，政徒以老母；老母今以天年终，政将为知己者用。”乃遂西至濮阳，见严仲子曰：“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，徒以亲在；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。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？请得从事焉！”严仲子具告曰：“臣之仇韩相侠累，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，宗族盛多，居处兵卫甚设，臣欲使

人刺之，终莫能就。今足下幸而不弃，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。”聂政曰：“韩之与卫，相去中间不甚远，今杀人之相，相又国君之亲，此其势不可以多人，多人不能无生得失，生得失则语泄，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，岂不殆哉！”遂谢车骑人徒，聂政乃辞独行。

【译文】

过了好久，聂政的母亲死了，等到安葬后，脱掉丧服，聂政说：“唉！我原本是个市井的小民，敲打着刀屠狗而已，而严仲子却是诸侯国的卿相，竟不远千里，屈尊驾车来与我结交。我所用来对待他的，真是浅陋极了，没有大功于他，但严仲子却送百金孝敬我母亲；我虽然不肯接受但他这样做实在是极为知遇我的。像他这样的一个贤者，只是为了除掉仇人，特地亲近信赖一个穷僻的人，我怎好默默的就罢休了呢！况且从前他要求我的，我只因有老母在；现在老母已经不在，我应当为知遇自己的人去效力了。”于是向西直到濮阳，进见严仲子说：“从前我所以不答应仲子的原因，只是因为母亲在世，现在老母已经寿终了，仲子的仇人是谁，就请交给我去处理吧。”严仲子于是详告说：“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，侠累就是韩国国王的叔父，他的家族非常庞大，防备十分森严。我想派人刺杀他，始终不能成功。现在幸蒙足下不弃，我希望多派些车骑壮士，作您的助手。”聂政说：“韩国与卫国，中间相距很近。现在要杀的是国王亲戚的宰相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不能多派人的。因为多派了人，不可能不发生问题；发生了问题，那么就会泄密；一旦泄密韩国全国的人，都要与仲子结为仇人，这岂不是很危险吗？”终于谢绝车骑人士单独辞别严仲子而去。

【原文】

杖剑至韩，韩相侠累方坐府上，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。聂政直入，上阶刺杀侠累，左右大乱。聂政大呼，所击杀者数十人，因自皮面决眼，自屠出肠，遂以死。

韩取聂政尸暴于市，购问莫知谁子。于是韩县购之，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。久之，莫知也。

【译文】

聂政拿着宝剑到了韩国。韩相侠累正坐在府上，手持兵器而护卫侍人很多。聂政直冲而入，上了台阶，刺杀了侠累。左右侍从非常慌乱，聂政大声叱喝，刺杀了数十人。然后便自己剥掉面皮，挖出眼睛，挑出肚肠，随即死了。

韩国人便将聂政的尸首放在街市上示众，悬赏追查凶手的来历，都不知他是谁。于是韩国人就出告示悬赏，有能够说出杀国相侠累的人，赏给他千金。但好久以后，仍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

【原文】

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，贼不得，国不知其姓名，暴其尸而县之千金，乃於邑曰：“其是吾弟欤？嗟乎，严仲子知吾弟！”立起，如韩，之市，而死者果政也，伏尸哭极哀，曰：“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。”市行者诸众人皆曰：“此人暴虐吾国相，王县购其名姓千金，夫人不闻与？何敢来识之也？”荣应之曰：“闻之。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，为老母幸无恙，妾未嫁也。亲既以天年下世，妾已嫁夫，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，泽厚矣，可奈何！士固为知己者死，今乃以妾尚在之故，重自刑以绝从，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，终灭贤弟之名！”大惊韩市人。乃大呼天者三，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。

【译文】

聂政的姐姐聂荣，听说有个刺客刺杀了韩相的人，但韩国人不知道他的姓名，因此暴露他的尸首而悬赏千金。于是她便悲伤地说：“这恐怕是我的弟弟罢！唉呀，严仲子是知遇我弟弟的。”立即动身到韩国市上辨认尸首，死的人果然是聂政，她伏在尸上痛哭，哭得极为悲哀，说：“他是轵县深井里的聂政呀！”市上路过的许多人，都说：“这个人刺杀了我们的宰相，国王正悬赏千金查他名姓，夫人难道没有听到吗？为什么还要来认尸呢？”聂荣回答他们说：“我听到了。我的弟弟政，当初所以受着污



辱，自己弃身于市販之中，是因为老母尚且健在，我还未曾出嫁。现在母亲已经寿终了，我也嫁了丈夫。严仲子竟在我弟弟窘迫的时候，与他交往，恩义深重。可有什么办法？一个义士原应为他知己而献身的。现在弟弟因为我尚活着的缘故，又自毁身体来免除我受牵连。可是我怎能为了怕遭杀身的灾祸，终究泯灭了贤弟的英名呢！”韩国市上的人，大受惊动。她便大喊“天呀”几声，最后呜咽悲哀之至，死在政的尸体旁边。

【原文】

晋、楚、齐、卫闻之，皆曰：“非独政能也，乃其姊亦烈女也。乡使政诚和其姊无濡忍之志，不重暴骸之难，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，姊弟俱僇于韩市者，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。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！”

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。

【译文】

晋、楚、齐、卫诸国的人听到这件事都叹惜道：“不但聂政是勇敢的义士，就是他的姐姐也是个烈女呀！如果聂政真能知道他姐姐没有含垢忍辱的想法，不怕暴露尸首的灾难，必定要奔走这千里的险路，来宣布他的姓名，情愿使姊弟二人，都死在韩国市上的话，那么他有可能不敢以生命答应严仲子来为他报仇。严仲子这个人也可说是很能识辨人才，得到这样的义士！”

其后过了二百二十余年，而秦国有荆轲的事迹。

【原文】

荆轲者，卫人也。其先乃齐人，徙于卫，卫人谓之庆卿。而之燕，燕人谓之荆卿。

荆卿好读书击剑，以术说卫元君，卫元君不用。其后秦伐卫，置东郡，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。

荆柯尝游过榆次，与盖聂论剑，盖聂怒而目之。荆轲出，人或言复召荆卿。盖聂曰：“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，吾目之；试往，是宜去，不敢留。”使使往之主人，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。使者还报，盖聂曰：“固去也，吾曩者目摄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荆轲是卫国人。他的祖先本是齐国人，后来移居卫国，卫国的人称他为庆卿。以后他到了燕国，燕国的人称他为荆卿。

荆卿喜爱读书、舞剑。曾经拿剑术来游说卫元君，卫元君不重用他。后来，秦国进攻魏国，就把占领的地方设置为东郡，把卫元君的亲属赶到野王去。

荆轲曾经来到榆次，和盖聂谈论剑术。盖聂发了脾气，眼睛瞪着他，荆轲便走开了。有人建议盖聂把荆轲叫回来，盖聂说：“刚才我跟他谈论剑术，有不同的意见，我眼睛瞪了他；去看看也好，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他是该走了，不敢再停留的。”派人到荆轲住的居停主人那里寻找，荆轲果然已经乘车离开榆次了。使者回来报告，盖聂说：“他当然要走的，我刚才用眼睛吓了他。”



【原文】

荆轲游于邯鄲，鲁勾践与荆轲博，争道，鲁勾践怒而叱之，荆轲嘿而逃去，遂不复会。

荆轲既至燕，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。荆轲嗜酒，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，酒酣以往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于市中，相乐也，已而相泣，旁若无人者。荆轲虽游于酒人乎，然其为人沉深好书，其所游诸侯，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。其之燕，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，知其非庸人也。

【译文】

荆轲来到邯鄲。鲁勾践跟荆轲下棋比输赢，因为抢先，鲁勾践恼怒了，呵斥他。荆轲默默地走了，从此再也没有见面。



荆轲来到燕国以后，与一个杀狗的屠夫和一个善于击筑的高渐离成为好朋友。荆轲爱好喝酒，天天同杀狗的屠夫和高渐离在燕国的街市上喝酒。喝到半醉以后，高渐离击着筑，荆轲就在街市上和着节拍唱歌，互相看着，逍遥自在；可是一会儿就又相对着哭泣起来，

好像旁边没有别人似的。荆轲虽然同酒徒们厮混，然而他的为人，却是沉着稳重，爱好读书；他在所游历的那些国家，都是跟一些贤豪长者结交。他到了燕国，燕国的处士田光先生，对荆轲十分友好，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平凡的人。

【原文】

居顷之，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。燕太子丹者，故尝质于赵，而秦王政生于赵，其少时与丹驩。及政立为秦王，而丹质于秦。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，故丹怨而亡归。归而求为报秦王者，国小，力不能。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、楚、三晋，稍蚕食诸侯，且至于燕。燕君臣皆恐祸之至。太子丹患之，问其傅鞠武。武对曰：“秦地遍天下，威胁韩、魏、赵氏。北有甘泉、谷口之固，南有泾、渭之沃，擅巴、汉之饶，右陇、蜀之山，左关、殽之险，民众而士厉，兵革有余。意有所出，则长城之南，易水以北，未有所定也。柰何以见陵之怨，欲批其逆鳞哉！”丹曰：“然则何由？”对曰：“请入图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过了一段时间，恰好碰上在秦国做人质的燕国太子丹从秦国逃了回来。燕国太子丹，从前曾经押在赵国做人质；而秦王嬴政是在赵国出生的，他小时候和丹很要好。等到嬴政继位做了秦王，正好丹质押在秦国。秦王对待燕太子丹不友好，因此丹就怀着怨恨逃回燕国。回国以后，便绞尽脑汁地想报复秦王，但是国家太小，力量不够。后来秦国经常出兵太行山以东的地方，攻伐齐国、楚国和三晋，渐渐蚕食天下的大部分土地，快要到燕国了。燕国的君臣都害怕战祸的来到。太子丹忧虑这件事，请教他的太傅鞠武。鞠武说：“秦国的土地已经遍及天下，威胁着韩、魏、赵三国。北边有甘泉、谷口的巩固要塞；南边有泾、渭流载的肥沃原野，占据着巴、汉一带的富饶地区；右边是陇、蜀的高山峻岭；左边是关殽的天险；人口众多，而且兵强力壮，兵器精良。如果他想向外扩张的话，那么在长城以南，易水以北的燕国土地，便不能保全了。怎么可以因为受了欺侮的怨恨，就想去触犯秦王的逆鳞呢？”丹说：“那么要怎么办才好？”鞠武回答说：“希望从长计议这件事。”